



史記九冊 宋別明印本 第三

卷四十八 世家第十八

九葉全

卷四十九 世家第十九

十二葉全

卷五十 世家第二十九

三葉全

卷五十二 世家第三十二

十葉全

卷五十三 世家第三十三

六葉全

卷五十四 世家第三十四

六葉全

卷五十五 世家第三十五

十一葉全



陳涉世家第六十八

史記四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斬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

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  
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  
以吾眾許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  
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  
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  
也墳曰假託鬼神以威  
眾也故勝廣曰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  
此教我威眾也  
目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  
義曰罾  
音罾曰文語曰  
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  
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成人所止  
處也叢鬼所憑焉

夜篝火

徐廣曰或作帶也  
篝者籠也音離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卒皆夜譁恐且曰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

恚尉今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

徐廣曰挺

也奮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

服虔曰藉假也弟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  
藉弟幸得不斷文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弟且也

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

盟祭以射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

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行收兵

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

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

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止因殺襄彊

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

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漢書音義曰房君官子也姓蔡名賜璿曰房邑君也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

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

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

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

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

悉發以擊楚大軍盡

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

之復走次滏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

軍遂不戰

徐廣曰十一月也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

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

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

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

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

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豈如母西

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

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

而遺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

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

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

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

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

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

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

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休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

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

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各欲立六國後

以計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

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

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

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

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

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

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

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

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

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八鄧說將兵居鄆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將

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銍人董緹符離

人朱離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

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

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

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

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

戰軍破張賀死膈月張晏曰秦之膈月夏之九月陳王之次

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蓋

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皆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

呂氏春秋荊柱國莊伯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

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

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

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

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

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

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

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

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

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

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



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  
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  
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  
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  
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  
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  
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王者陳王以朱房為  
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  
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  
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

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

秦由涉首事也高祖特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賜

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

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素隱曰徐廣裴駙據所見別今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号也已下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

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

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

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

以窺周至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河西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燕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齊明周且陳軫邵涓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運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ノ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敵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田民曰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  
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

樞之子甞隸之人

徐廣曰田民曰甞音亡更反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

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鋌也適戍之眾非儔

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

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陳涉世家第十八

###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性能成子姓矣

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

巨娥姁徐廣曰姁音況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

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

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

言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

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甘

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

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三

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

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

葬合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

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

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

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

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

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

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疆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

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  
賞賜各以親踈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  
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會  
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竇太后趙  
之清河觀津人也吕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  
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  
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  
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  
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  
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  
昔反

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  
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  
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  
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  
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  
竇姬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造  
具竇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  
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  
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

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  
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曰當為侯徙其家之長  
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  
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  
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  
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  
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  
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劫  
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不  
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言  
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自皇后  
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  
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  
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  
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  
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  
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  
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人金錢財物



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三城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太子即位王夫人生男先臧兒入其少女兒蚡兒蚡生四男景帝為太子時

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語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幸幸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讓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而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

嗟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龍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四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

初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王幼勝貪立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六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而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

侯也徐廣曰平陽侯曹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

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

家武帝被徐廣曰三月巳臨水波除謂之婁呂后本紀亦云三月被還過軹道蓋與燕字相似故或定之也霸上還

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  
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其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  
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  
矣強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音不復幸武  
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  
請山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  
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  
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  
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

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帝姊嫫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

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  
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  
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  
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  
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  
與醫錢凡九千萬然音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  
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  
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  
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為冠軍

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  
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  
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  
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  
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  
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  
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  
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好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  
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

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

徐廣曰名俗

父爲金王孫

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

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

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

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

如淳曰橫

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

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

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

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

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

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獲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  
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  
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  
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  
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  
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  
太后謝曰為帝弗貴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  
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  
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貴曰  
嫁為准  
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

南王安太  
子妃也

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  
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  
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  
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  
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  
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  
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  
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入  
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  
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手於是

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

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俗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口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戈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

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

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

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

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

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

謹責鈎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

掖庭獄夫人還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

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

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

曹曰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乎少子

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此不明也

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

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宣虛哉

史記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

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

時時與賓客過巨棼徐廣曰漢書云巨棼也嫂厭叔叔與客

來嫂詳為羹羹盡櫟公徐廣曰櫟公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

有羹美高祖由此怨甘六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

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

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羹侯

徐廣曰羹羹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

年高祖元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

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

世家二十一



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斲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皇帝欲以德侯子續

吳 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 濞之弟也其父曰仲

以元王子禮續楚實太后曰吳

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

下柰何續其後下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

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

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

經立襄王立一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

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

彭城郡

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 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

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

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

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

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

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  
坐昆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  
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  
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  
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  
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  
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  
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適

其言趙任防與先生

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

豈有篡殺之謀為

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漢元王世家第二十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子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元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一作酈呂呂

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進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向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

又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強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

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旣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旣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

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旣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友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呂

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車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

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王母家駟鈞惡及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及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

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  
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  
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卒教齊王反既訖呂  
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  
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降  
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  
能為乎乃罷魏勃魏勃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  
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  
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  
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

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  
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  
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  
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  
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  
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  
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  
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  
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  
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

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問以悼惠王子揚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

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

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

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

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

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

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

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

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

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



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  
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  
壽王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  
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  
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  
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  
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  
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  
其姊翁主妬齊有官者徐申入事漢自皇太后皇太  
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

張晏曰王太后  
前嫁金氏所生

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官  
者申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  
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  
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  
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  
甲齊貧人急徐廣曰  
一作及乃為官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  
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  
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  
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  
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浸不

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  
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  
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  
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  
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婦亂於是天  
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  
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  
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  
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  
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

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  
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  
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  
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家園在郡割臨  
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子菑川以奉悼惠王  
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  
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  
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  
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

凡三十三年卒于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劭王劭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共王共王三十四年卒子恢立後廣曰廿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應禮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出臣曰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

東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

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也高祖為布衣

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

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辨何與

從事也秦時無刺何乃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史以御史監郡何為泗水

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

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

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  
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  
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  
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  
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  
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  
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  
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關中事計乃以所為聞之  
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

補缺上以此古子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  
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  
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  
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  
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  
浹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黃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案漢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所食  
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  
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

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擡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擡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

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

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

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際是日悉封

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

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

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

中吕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

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

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

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

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

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

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

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

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

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

相國曰君滅豨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

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污上心乃  
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方大說上罷罷布軍歸民道  
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  
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  
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  
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臺為禽獸食上  
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死乃下相  
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官名衛尉  
衛尉王長無名字前問  
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  
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財

而為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  
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  
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  
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  
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昭曰  
用意淺高帝  
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  
入從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  
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  
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  
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  
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  
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  
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  
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謚  
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  
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  
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或奉法順民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  
河之勲爛焉立冠蓋自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士  
等爭烈公大

蕭相國世家卷第二十三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參字敬伯

秦時為沛獄掾而

請繡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

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涓者

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

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一尉監三人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

魏擊之豈且反為魏攻之賜爵士大夫擊秦司馬尼

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徐廣曰伍被曰吳淠敗於狐父

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

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

攻爰戚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

阿擊手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

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

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瓜也

或曰楚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

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

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

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破之虜

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比之如馮曰呂氏

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

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滎師孟康曰尸鄉從南攻讎與南陽守

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楮陽陷陳取宛虜齋定南陽郡從

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

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

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

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整擊章平軍於好畤南

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

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

音義曰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

賜食邑於寧秦蘇材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

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

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

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田榮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

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瓚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

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

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

將軍孫邀軍東進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案蘇林曰屬河東大破之因

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徐廣

曰河東有魏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

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

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

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

乃引兵誚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

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

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高盧已而從韓信

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

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

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

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

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

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

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

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

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

人與高祖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

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一十二得王二人

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候

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

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

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

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

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

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

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并容也今君擅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漢書音義

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之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父且為亂奏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目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

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東

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

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

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新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

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

中間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

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

覆芟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

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

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  
 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曰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  
 參曰與密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密為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  
 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  
 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  
 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  
 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  
 卒謚懿侯子密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

曰顛音古頃  
反一音較

若畫一曹參伐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淨民以寧一平陽侯密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  
 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  
 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  
 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  
 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  
 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相國世家卷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

應邵曰大父相韓祖父開地名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

良家僮三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

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

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虔曰狙伺候也狙士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于怒反

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淤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因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白一曰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

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

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

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

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日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

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

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

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廕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

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

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

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

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韓故字亦隨改

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

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

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

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

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賢易動以利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

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噙

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

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

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

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

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

耶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官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手朝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高素為資晉灼曰資與籍也欲沛公反秦者皆資

儉素以爲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

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

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

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

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

邪沛公曰鯁生徐廣曰曰靜曰鯁也音七姑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

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

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

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今

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

且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

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溥曰本但與

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

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

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

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

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  
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  
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敗而還王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  
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書  
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  
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於杞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  
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  
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心皆戴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  
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  
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  
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且以酈生語

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

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  
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

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

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

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  
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

今陛下能封聖人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  
也軒者赤轂乘軒

也偃武備而  
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

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手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

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從之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

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

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頽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

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乎

生徐廣曰一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

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詐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害寡辰

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

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

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

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

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

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

而靜居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

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

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



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當爲上謀臣  
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  
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  
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  
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  
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人公  
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事因使  
辯士固請且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

其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  
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  
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  
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  
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  
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  
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  
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畫方其無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  
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

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  
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

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乃今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西言無所畏

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

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堅子固不

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

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

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

因談上曰今公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

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

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

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

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

冠甚偉上怪之間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

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曰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

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謂

諫太子如淳曰調護信管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

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

韋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日戚夫人嘘唏流涕上

起去罷酒音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

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焉邑下徐廣曰一云下

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

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

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居后德

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

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立為

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立不疑

當死贖為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

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

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

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籌策推

轅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

計魁梧竒偉

應劭曰魁梧立虛狀大之意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張良世家卷第二十五

